**国外自主学习研究及其启示**

王祖萌

（喀什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844000）

**〔摘 要〕**国外自主学习的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在9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走向了成熟时期。由于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在当前学术界，自主学习的定义与培养策略并没有给予清晰的界定。本文主要围绕自主学习的缘起、内涵及主要方式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国外自主学习的研究，最终得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自主学习；定义；外语教学

**一、前言**

早在16世纪，Galileo Galilei就提出“你不可能把一切知识交给他，只能帮助他从内心发现和了解事物”。此观点与中国著名谚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8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Jean-Jacques Roussseau认为教师应为学生创造有效学习的环境，使学生通过自觉学习，形成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爱弥儿》的主人公出于好奇心和需求来追求知识，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学习者的原型。然而，当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了惯例后，教师逐渐成为权威，在课内外都扮演着支配角色，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20世纪30年代，主张儿童中心论的John Dewey和William Kilpatrick在北美开启教育进步运动，以全新的课程设计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取代欧洲形式主义课程、教材和教法。杜威的教育思想，如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力”等有力的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美国的教育界。Ivan Illich的《非学校化社会》揭露了制度化教育徒劳无效的本质，提出自主性学习“通过学校教育来普及是不可行的，当前必须寻找一种与制度完全相反的教育渠道：通过教育的网络使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一刻都能互相学习、互相分享和互相关心”。这些哲学家对教育改革有着重大作用，有力推动了“自主性学习”在语言教学中的发展。

事实上，自主性学习可以弥补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的语言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课堂上学习者发言和行为的缺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能力的发展受到抑制等。

1. **自主学习的内涵**

**（一）自主学习的缘起**

“自主性”一词源于希腊单词“autonomos(自我制定规则、自我管理)”，最初在政治环境中使用，后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自主性概念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建构主义心理学及语言学教学等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欧洲掀起了反对行为主义的浪潮，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相继产生，“自主性”开始存在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中。[1]这两种理论都强调知识建构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教育要培养适应变化和知道如何学习的人，决定这种变化的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知识。 罗杰斯认为学习者本人是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只有帮助学习者了解自身的学习特点，才能促进内部动机，主动学习。而认知心理学强调人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具有决定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J.B.Carrol、Tolman、Gagne、Bruner、Ausuble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共同创建了以信息加工模型为代表的认知心理模式。该模式强调学习者内部的学习以及记忆的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者从被动的接受向主动的参与转变，通过认知技能来控制认知过程。学习评价除了关注学习者掌握了多少知识，还要看学习者能否完善其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信息加工的水平。Gagne的信息加工理论提出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传递要储存的知识，而是激发学习者已具有的能力来完成目前及将来的学习任务。[2]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原有的知识来理解新的学习内容，并复述重要的知识点，比如用自己的话说出来，通过举例或结合生活经验来解释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3]Bruner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理论，强调学习者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居于主体地位，改变了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主宰一切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将学习看作学习者积极主动寻求答案、解决问题的发现过程。[4]D.P.Ausuble强调有意义学习的作用，认为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能够与新的知识建立某种联系。[5]在Bandura社会学习理论中，有着认知特征的“自我强化”、“自我效能”等概念反映了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6]由他提出的个体、环境和行为相互影响的交互决定观使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人的行为特征。

在语言学领域，学者们开始怀疑脱离社会而研究语言的态度，主张加强对语言的社会性研究。最著名的代表性理论有D.H.Hymes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概念”、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美国语言学家J.Searle和英国哲学家J.Austin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语言学家Z.S.Harris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i)、语言交际民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等诸多新领域的拓展促成了交际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的出现。[7]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教育家D.Wilkins提出交际法。交际法理论以语言的功能意念为主导，把学生的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这一系列语言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发展对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社会性和个性需求较为关注，为学习者自主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依据。同一时期，源于北美的“个性化教学(Individualization)”和欧洲对“学习者需要(Learner needs)”的重视也引起了外语教学界对自主性学习的热烈讨论。[8]

学习者自主(Learner Atonomy)的概念产生于欧洲成人教育改革。Chalon与Holec通过法国南锡大学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CRAPEL)对成人学生开展了广泛的自主性教学与研究改革的试验。该模式要求学习者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材料，制定及执行学习计划、监控学习过程等。教师则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组织、协调及指导。

1971年，Holec首次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CRAPEL)大会的报告中使用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一词，主要对象为没有时间或机会参加课堂学习的成年人。Holec提出了自主学习的两个必备要素：“一是学习者必须有能力自我负责学习；二是让学习者学会用学习框架来控制学习”。[9]

1981年，Holec在《自主性与外语学习(Autom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中首次正式提出“自主学习”的概念，随后引起了各个学术领域的积极关注和热烈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自主学习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还是深度上都有了重大进展。自主学习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并将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目标。[10]

**（二）自主学习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后，自主学习得到了国内外外语教育专家的普遍关注，关于自主学习的理论探讨仍在进行。Bown认为“自主学习的概念难以推敲，定义起来十分困难”。[11]主要原因是：其一，不同的作者定义的方式不同；其二，关于自主学习的定义还在研究当中，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完善；其三，自主学习的研究具有地域性。[12]因此，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与自主学习相关的不同名词，如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与自主学习相关的不同名词，如“self-instruction(自修)”、“self-regulation(自我调节)”、“independent learning(独立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定向的学习)”以及“self-access learning(自便式学习)”。这些名词都能表示自主学习，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替换“autonomous learning(自主式学习)”和“learner autonomy(学习者自主)”。学者们对自主学习定义的不同给自主学习的研究带来了多样化的特点。

迄今为止，Holec的定义最具有影响力，他将自主学习定义为“自我负责学习的能力(the ability to take charge of one’s own learning)”，并将体现自主学习的能力的概括为五个方面：1)确定学习目标；2)决定学习内容；3)选择学习方法和资源；4)监控学习过程；5)评价学习效果。

Dickinson认为“自修(self-instruction)”是指“学习者完全负责与学习有关的所有决策以及这些决策的实行”，即学习者可以识别和重建教师的教学目标，确立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并能自我决定学习内容，判断选择的策略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根据情况作出适当调整，以达到满意的学习效果。他将自主学习看作是学习者为我负责学习态度和能够完全独立学习的能力。[13]

White将“独立的语言学习(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分为三种不同大小的含义：学习者在课外独立学习的环境下发展语言技能；在课内培养学习者自主的方式；学习者在自我定向的学习中掌握属性和技能。[14]

Sheerin将“自便式(self-access)”定义为学生独立选择使用学习材料，以获得行为反馈的方式，这种模式将学习材料作为学习内容的中心。例如，将学习者的答案与材料中伴随的答案进行对比。[15]Gardner将“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 learning)”理解为一个自主化的学习过程，它可以融入到课程中，使学习者受到环境的控制，也可以超越制度的约束，使学习者在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知识。

Zimmerman&Schunk从心理学视角将“Self-regulation”解释在自我定向的过程中帮助学习者将心理能力转换为与任务相关的学术能力。[16]

“自我为导向的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被意为without being taught，即不论有无机构的帮助，学习目标、学习资源和设备都由学习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并且自我评价学习过程和结果，自我管理学习时间。[17]

Little将“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界定为“能客观、批判的反思，并独立做决定和行动的能力”。[18]后来，Little提出“学习者自主是互相依赖的产物，而不是独立的产物”，为“learner autonomy”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即“关联性”。[19]

这些术语可能会被交替使用，但我们仍要注意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self-instruction”涵括了教室课堂以外的各种语言环境，学习者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习语言，较少与指导者和同伴面对面的交流；“independent learning”和“self-instruction”强调学习者在课内外都独立于指导者；“self-regulation”是在追求学术目标，对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严格的管理过程；“self-access”可以看作是促进学习自主和自我定向学习的方式，但两者不必同步进行。Little给“learner autonomy”的语言定义增加了社会文化的成分，即与他人的关联性。从Holec的观点来看，“learner autonomy”和“self-directed learning”的含义较为相近，因为二者都强调学习是由学习者自己来负责的。但是Benson指出这两种术语最重要的区别是：“autonomy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而self-directed learning是学习者决定内容、方法和评价的一种特殊的学习模式”。[20]书本和杂志上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术语，但他们都是以学习者积极的学习参与为特点。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拥有传统上属于教师的某些或所有权利，例如确定具体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合自身学习方法和及时评价学习过程”。[21]

因此，self-planning，self-management，self-reflection 和self-evaluation都包含在learner autonomy学习者自主的概念中。

**（三）学习者自主程度的差异性**

1)学习者在学习中能达到何种程度的自由是自主学习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学习者要发展自主性，就必须要有完全的自由，提出这个观点的有教育哲学家Paulo Freire，社会科学家Ivan Illich，教育学家Phil Benson和Alastair Pennycook。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自主并不等于自由，完全的自由并不存在，完全享受自由并脱离所有职责的人不是自主的。

2)Nunan认为学习者自主的形成必须经历五个阶段：了解教学目标；参与选择目标；介入调整目标和内容；创造设定自己的目标；超越课堂，与外界联系。这五个阶段在语言学习框架下揭示了学习自主的学习活动的先后顺序。[22]

3)Littlewood将自主学习分为“前摄自主(proactive autonomy)”和“后摄自主(reactive autonomy)”两种程度。前摄自主指学习者自我决定即将掌握的目标、选择方法和内容、监测过程以及评估结果等。他所提出的“前摄自主(proactive autonomy)与Holec的“自我负责学习”是相对应的。后摄自主指教师或教学大纲为学习者确定学习目标后，学习者自己组织可利用的资源以达到既定目标。后摄自主是前摄自主的准备阶段，其本身也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前摄自主是学习的理想境界。

4)Macaro把学习者自主的类型分为语言能力自主、语言学习能力自主和选择与行为自主。[23]

5)Scharle和Szabó也把学习者自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提高意识”、“改变态度”和“迁移作用”(transferring roles)。[24]

6)Phil Benson力图利用对语言“教”与“学”过程进行控制的三个维度(学习管理、认知加工和学习内容)来勾画学习者自主的层级。

7)Kumaravadivelu站在中性的角度来解释自主学习，通过有用的工具和合适的方法让学习者知道如何学习，充分发挥批判性思维能力。[25]

所有这些表明自主性不是由学习者实现的一种稳定状态，而是在不同情况下进步的和改变的状态；学习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是自主的，但当他们必须遵从老师的指导时就不必自主；自主性与情境有关，受学习外在的环境和学习者内在的自身因素的影响；自主性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教师、同伴和父母等他人相关。

**三、自主学习的主要方式**

Benson将自主学习的发展应用分为六种方式：以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基础、以学习者为基础、以课程为基础、以教师为基础。

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强调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之间独立的交互作用。以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自修(self-instruction)和远程学习(distance learning)为例，学习者能够操作控制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材料以及对学习进行评价。

国外对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有如下领域：1)自便式学习策略(self-access approaches);2)学习者培训(learner training)；3)材料设计；4)自便式学习评价。

以技术为基础的方法与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很相似，但它关注的的是利用技术来获取资源，例如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和互联网在线学习。

以学习者为基础的方法强调行为和心理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使学习者对学习有更大的控制权。此方法也关注学习者受到策略培训后的发展状况。[26]

以课堂为基础的方法强调学习者对课堂学习中计划和评价的控制。

以课程为基础的方式在课程大纲的制定过程中形成，在与教师的合作下，学习者成为内容和程序的主要决定者。

以教师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教师的作用以及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的教师教育。近年来对以教师为基础的方法的关注越来越多。

**四、自主学习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一）加强教学设计的针对性

教师在设计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设计的针对性，突出外语课的意义，紧密联系教材知识进行设计。首先，要注意不同年级学生的理解程度，强化学生参与教学设计的层次性，最终实现教师定题、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方案；其次，要注意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教学设计的过程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避免以一概全，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方案，学习内容上更要突出专业特点；最后，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了解每一位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然后不断努力满足其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长处，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二）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

中国传统的教学由教师单一的对学生传递知识，强调教师和教师功能的重要性。教师充当着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者，为学生传递所需掌握的知识。学生应该听从、配合教师的安排来显示对教师的尊敬。学生应该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并在课堂上跟从教师的指导。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建立应以学生尊敬教师及其学识的权威性为基础。

在当前中国的教育背景下，老师应该放松对学生的控制，调整在语言教学中的角色，帮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在课堂情境里的自主学习中，教师主要作为服务者、帮助者和辅导者起作用。他更多的是一种提供资源和咨询服务的人，而不是权威；他是课堂中的服务者；尤其是他帮助学习者在学习上依赖于自己。具体来说，教师将通过需求分析(学习和语言学要)、目标设定(长、短期，可实现的)、任务计划、选择材料和组织交流来帮助学习者计划并执行他们独立的语言学习；帮助学习者进行自我评价(评价基本能力、监测进程、自我或同伴评价)。

（三）以“学习者为中心”

当前教学范式逐渐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应该采取措施教学生如何学习，并鼓励他们更加自主。教师应该与学习者产生良好的互动，帮助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形成高效学习的习惯，而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给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教师向学生职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接受教师和正规的课堂教学。相反，教师的角色将更加灵活多样，教师的功能得到了增强而不是削弱，并且他的创造力将比发达的知识技能产生更大的需要。教师将继续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指导性的帮助。学习者能够自我组织学习需要来自教师的大量指导和反馈。

虽然教师在尽其所能的履行职责，学生却是最终学习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以学习者为主的教学环境中。因此，语言学习要求学习者表现出自主性。

要提高自主性。首先，学习者需要了解语言、语言运用和语言学习，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哪些因素可以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学习者只有清楚的认识到语言学习的过程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才会充分的将自身融入到语言学习中。其次，学习者要认识到学习的责任应该与教师共同承担。学习者需要知道如何学习，教师则需要知道如何使这个过程进行得更加便利。学习应该获得更多的机会自己做决定、选择材料、设置目标、测试结果。学习者在语言课堂中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听众。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负有更多的责任。

（四）开展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并不单指学习者独立的学习状态。通过合作学习，学习者能获得更多机会负责自己的学习。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在语言课堂中组织合作小组活动，例如提出开放性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汇报讨论结果等等。这样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自主性，还提高了学习者的合作意识和自信。

**5.结语**

本文从缘起、内涵、差异性及主要方式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外对自主学习的研究状况，希望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自主学习的概念和实质，最终得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对外语学习和教学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Benson,P.Autonomy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 Language Teaching,2007,40(01): 21-40.

[2]Gagne,R.M.Some new views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M].Curriculum Planning:A New Approach, Hass,Glen,1980.

[3]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Bruner,J.S.Towards a Theory of Instruction[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5]Ausubel,D.P.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M].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78.

[6]Bandura.Social Learning Theory[M].New York: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1.

[7]周溪流.中国中学生英语教育百科学全书[C].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

[8]刘向红.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理论研究与实践[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9]Holec,H.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1981.

[10]庞维国.90年代以来国外自主学习研究的若干进展[J].心理学动态，2000(4):12-16.

[11]Bown,J.2009.Self-Regulatory Strategies and Agency in Self-Instructed Language Learning:A Situated View[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9，93(4):570-583.

[12]宋淑芹.外语自主学习研究综述[J].中州大学学报，2008.

[13]Dickinson,L.Self-instruc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1(01):104.

[14]White,C.J.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 an overview[M].In S.Hurd,& T. Lewis (ed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Independent Settings.(pp.3 - 24). Bristol,United Kingdom: Multilingual Matters，2008.

[15]Sheerin, S.Self-access[J]. Language Teaching，1991，24(03): 143-157.

[16]Zimmerman,B.J.& Schunk,D.H.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M].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2001.

[17]Holec,H.1996.Self-directed learning:an alternative form of training[J]. Language Teaching，1996，29(02): 89-93.

[18]Little,D.& L.Dam.Learner autonomy: Definitions, Issues and Problems[M].Dublin:Authentik，1991.

[19]Little,D.Language Learner Autonomy and the 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Two L2 English

Examples[J].Language Teaching，2009，42(02):222-233.

[20]Benson,P.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M].London:Longman Publishing Group,2001.

[21]Littlewood,W.Defining and developing autonomy in East Asian contexts[J]. Applied Linguistics，1999，

20(1):71-94.

[22]Nunan,D.Designing and adapting materials to encourage learner autonomy[C].In Benson,P.&Voller,P.(eds).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pp 192-203).London:Longman，1997.

[23]Macaro,E.Target language,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autonomy[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7.

[24]Scharle,A.& A.Szabo.Learner autonomy:A guide to developing learner responsibility[M].Cambridge: Cambridge，2000.

[25]Kumaravadivelu,B.Beyond Methods: Macrostrategies for Language Teaching[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26]Cohen,A.D.Strategi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a Second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1998.

**Research on Autonomic Learning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WANG Zum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Kashi Uniersity,Kashi 844000,China)

**Abstract:** The related study abroad about autonomic learning was started in the 1970s, developed in 1980s and made achievements in 1990s. At present, it enters in a mature period concerning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As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focuses, the defini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autonomic learning have not been reached consensus ye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 learner autonomy” is to be explored and interpreted centering around origin, connotation and producing modes. Finally, it draws inspira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autonomic learning; defin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